



张文杰

让我自己走出孤独

那天晚上,我吃罢晚饭,便一个人踱到畚川街西边村双狮桥上,祈望在月色中溶汇出一股悠闲的心情。然而,这一个夜,却没有如水的月光。于是,我在田间的小路上徘徊地走着,走着……

回到家里,我坐在门窗边拿起钢笔,想写点回忆父母的文章,可头脑里还是一片空白,心里却又迷茫成了许多夜晚的空洞。过了好长一段时间,我才站起来看着墙壁上的一幅画发呆,眼睛里却闪烁着泪花:爸、妈,你们在哪里?我的心里不停地呼唤着。又过了一段时间,我才逐渐地把心安静下来,机械似的在白纸上画一只只没有帆的小船,心里在想:难道这些没有帆的小船才是我理想的彼岸?打开窗户,借着深夜朦胧的月光,痴望着院子中那棵随着夜风摇曳的桂花树,越发感到孤独。

我一直守着自己的一份寂寞,而且一直在描绘着自己淡蓝色的梦想,一次次止不住被一阵阵的无聊惊醒。我悄然走上青春的舞台,才慢慢地感觉到身后剩下的只有孤独的心情和单调的重复。一直到年老,才感觉到现在的我,已经不如年轻人那么潇洒、那么天真活泼、大胆无忌。

我自己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,已经学会了把所有的无奈,所有的不快都收进自己的心底,不敢把那些秘密对别人说出来。我总是想一个人静静地走自己的路,不去管别人怎么评说,同时却又不该大胆地表现自己的性格。春天的时候,害怕风太强植物不能开花;夏天的时候,害怕阳光太猛,会灼伤植物;秋天的时候,又怕雨太大风太急,会摧残那些还没有成熟的果实;冬天的时候,更怕天气太寒冷,会冻死地球上所有的生物。一年四季,我生活得小心翼翼而又疲惫不堪。

那天早晨,我站在山上透过薄雾,看到田

野上一幅幅美丽的图画。那是大地上朦朦胧胧的诗歌,犹如皎洁的潇洒的日光。在这个时候,我也不知不觉在心中唤起一种似曾相识的情感,抬头望天空,不见太阳,畚川的九溪水仍清凉透明如蓝色的天空。当我站在九溪旁边,那美丽景色倒映在水里。我用手去拨动了一下水面,倒影瞬间变得摇摇晃晃。平静与摇晃?这个时候,我才明白,原来生活的一切,都在拨动之间发生,掌握这一切的力量全在自己身上。

我自作聪明,把房间里锁起来,就认为会品尝到一种孤独的芳香;我以为让自己脱离现实社会的喧嚣,便会有一种超凡脱俗的灵性。结果,我所有与世无争的理论,所有自命清高的心情,不过是自己用孤独和寂寞编织成的网,网住的不是别人,而且是自己,我仍然走不出这个“美妙”怪圈的身影。

有时候,我把自己限制在一个小小的工作空间,心情安静下来思考,才慢慢体会到孤独的一种感觉,并不都是那些美妙、圆满的;有时候,我在等待一段时间之后,才意识到生活的真实、生命的美丽。于是,我便有了一种说不出的渴望,渴望自己走出自我设计的局限,渴望走进当前社会的大圈子,以及朋友的圈子。于是,不禁想起了一句话:“不是‘春姑娘’不怜悯你,而是你离‘春姑娘’太远了。”

那么,就在这个时候,让我自己走出孤独,走进春天、夏天、秋天、冬天,把自己溶于亮丽的春光、炎热的夏火、金黄的秋色、寒冷的冬季与广阔的天地之中。虽然我从前的的心灵中曾有过一份孤独,但是现在我无需留恋,只要敞开心自己宽广的心灵,只要坦坦荡荡地走过去,便可以抚平往日心灵在尘世奔波中的疲倦和伤痛。在有限的生命中,我将会在每一个岁月里呈现出辉煌的亮色和无尽的缤

余喜华

春蚕到死丝方尽

搬入新居时,我在自家的空中百果园里种下两棵桑树苗。这树非常好养,虽然空中果园土层很浅,也不接地气,但是第二年桑树仍然长到一人多高,并能开花结果了。

每年的春节前后,寒冬未尽,春意乍到,桑树新芽尚未怒放之时,一串串身披细长绒毛,犹如毛毛虫般的桑葚珠就已经挂上了枝头,大概一个半月后,当桃花的烂漫还未褪去,李花的艳丽还在张扬,乌黑发亮的桑葚果子已经成熟。由于不施加任何化肥农药,我家的桑葚果实细小,且有点酸。女儿每天带着一大把这样的桑葚到学校,总被同学们视为稀罕物而一抢而光。同学们不是稀罕桑葚本身,而是稀罕住在城市高楼里的我家竟能种出桑葚。

记得儿时,采桑葚是我们最快乐的事情之一,对于农村的孩子来说,能吃到水果,那是非常奢侈的。而农民栽种桑树的目的是采桑叶养蚕,桑葚是个副产品,桑农并不在意桑葚被人采摘。也许桑树是随意种植的缘故,也许是那时还没有温室效应,气温普遍没有现在高,往往到了六七月份,暑期放假的日子里,也能在野外河岸边的桑树上采摘到桑葚。

大伯婆家每年都要养一茬春蚕,她家的屋后种有十几棵桑树。其实在我们村里,就大伯婆一家养蚕,附近村庄养蚕户也不多。“罗敷善蚕桑,采桑东南隅。”每年开春,当桃红柳绿,春意盎然之际,桑树的嫩叶已经长成。大伯婆家的蚕子开始在竹编的团箕上蠕动着胖嘟嘟的身子,而绿油油、鲜滴滴的桑叶恰是它们的美餐,它们整天活动,除了睡觉就是不停地吃。于是,团箕里的桑叶从来不曾间断过。但是,这可爱的小精灵的肠胃有些娇嫩,沾不得水,如果吃了带水的叶片就会拉肚子,甚至死亡。因此,碰上雨天或者早晨有露水时采摘的桑叶,必须先晾干。大约两个多月后的芒种时节,麦子已经收割,长得腰肥肚圆的春蚕开始吐丝结茧。而给蚕结茧用的工具,就是用麦秆结扎而成的圆柱形的像冷兵器时代用于防守的铁滑车,连环画《岳飞传》里高宠连挑12辆铁滑车,最后因胯下马力竭而被第十三辆铁滑车压成肉泥,书中的铁滑车就是这模样。一圈圈的麦秆朝外张扬,又如同刺猬身上的刺毛,只是它的端口被剪成平口的。将要结茧的蚕爬上麦秆,吐出一丝丝细长的蚕丝,最后将自己包裹在里面,若干天后,一个个椭圆状的蚕茧就附在麦秆上,整个圆柱体都变成了白色,晶莹剔透。

“昨日到城郭,归来泪满巾。遍身罗绮者,不是养蚕人。”小时候的农村,温饱尚没有解决,农民大多穿的是粗布衣裳。农民种桑养蚕,作为家庭的副业,所得收入,只能补贴家用。大伯婆家虽然养蚕,我没见过他们穿过丝绸的衣服。我们能沾光的,是将蚕砂即蚕的粪便收集起来,晾干,缝到布袋里,做枕头芯子,夏天给我们这些孩子们当枕头,据说有吸汗安神,去痒止痒的功效。

春蚕到死丝方尽。蚕将自己埋葬在自己结的茧子里,而它结的茧将被织成丝绸,制成绫罗绸衣,旧时都披在富豪权贵的身上。又过若干天后,蚕将化蛹为蝶,实现自己生命的升华,这就是蚕的精神,这也正是如大伯婆般千千万万勤劳的劳动大众的精神。

冯宇

至柯坪化石谷记

从314国道方向进入柯坪10公里处,往西有山丘叠嶂,峡谷重生。

沿干涸沟谷蜿蜒前行,荒沙碎砾,不见草木。行至六七里,两岸山谷岩壁斜升,参差交错,间有断层,纹路清晰,色彩各异。或曰:此地动之所为也。

谷回路转,两边又为黑石堆砌,忽现绝壁突兀,似一大鸟伏于其上,羽翼历历。或曰:此乃火山喷涌之遗迹也。

攀至山顶,举目西望,山丘皆为赤色,连绵不尽。山上遍布奇石,或菊石、或贝壳、或珊瑚,始知为化石。

噫!吾叹造物者之神奇矣。疆之前世乃沧海也,今生幻化为戈壁,如此山川巨变,鬼斧神作,皆地壳运动之神工也。不经亿万之年磨砺,岂可成其“壮”乎?

吾辈穷其生徒有百年之命,怎不加以时日,精进励志,成就壮美人生哉!

同行者,皆徒步爱好人。另有一小孩,仅六岁,一路

